

---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NO. 5 AUG/1991

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五期

---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 目 錄

目 錄		封面裏
雲 幻的詩	從曲阜出發的巨人	1
冬 夢作品	心事／憑窗偶記／觀畫	2
蘭 若作品	書回白河／一直想	3
方 浪舟作品	風中，我的詩稿....／今天你年老的時候....	4
恆 行作品	心事二三／少年的我	5
藥 河作品	寫給女兒約妮讀的詩：Peter Pan／單車	
	我的風箏／地球母親	6
斯 冰作品	無奈／情在星期一	7
非 馬作品	他們用怪手挖樹／詩人的午寐／唱反調的雪	
	雪的雙調	8
古 寒山的詩	中秋夜登山記	9
銀 髮的詩	修車匠	9
秋 夢的詩	白狐	10
藍 海文詩觀	新古典主義詩觀	11
仲 秋作品	六時十五分／六時卅五分／七時廿五分	
	九時零分	12
遠 方作品	停車場／背影／寄信／憂天	13
劍 鳴作品	只有風吹過靜悄悄的橄欖樹林／假如	
	寫給地球	14
千 瀑詩輯	椰青水，故鄉情(十三首)	15-18
徐正儉的詩	祭岳母	19
理論介紹	劉耀中：談當代西方的文學理論	20-22
陳方圓的詩	悼亡父	23
施漢威的詩	記取我們曾擁有的	24
陳明孝的詩	鄉音三重奏	24
心 水的詩	航海詩人	25
瑩 瀾的詩	重真／修禪	25
陳銘華詩抄	夢在西貢／獨立日感言／廠的老工人	26
編後隨筆		封底裏

主編：陳本銘 陳銘華  
編委：千 瀑 許德榮  
黎啓鏗 陳方圓

# 從曲阜出發的巨人



從曲阜出發  
長白山脈在太陽下山的時候  
便悄悄腳接了珠江

古之勇者  
傳說中陳之勇士後裔  
挽一腔學問周遊列國  
宣王道於天下  
雖山險水惡吾往矣！

魯國人愛聽難懂的月  
政治是捉摸不定的氣候  
求仁政於虎

施德政於狼  
一如魯國人弄不清月的語言

不如瀟灑歸去  
種滿林杏色招引蜂蝶  
以孝為枝，仁恕為果  
圍一園子弟勤拭明鏡  
然後道德高懸  
千秋萬世同一種姿態  
何妨期待一季風起  
挑筆千鈞  
破混沌天地  
你是不朽的智者，巨人

有時也會想起魯國人愛在江邊吟哦  
一部春秋便驚天地泣鬼神  
還有三千弟子  
一卷論語  
連貫了神州的古文明  
學而不倦，教而不厭  
頑石也會妙曼地點頭  
而你，你是十方頂禮的哲人

孔子，  
二千五百四十二年的巨人  
依然涉江而來  
依然中國的萬世師表  
驀然驚覺魯國人還是熱愛聽潮  
聽風聽蟬鳴聽……

一九九一年五月詩札

# 冬夢作品

## 心事

早在黃昏燈亮時  
我以心事滿懷的姿態  
站在河邊看  
水中的月亮  
(原來月亮只是一面破裂的鏡子)

是離別的愁緒吧  
我的臉色  
已然叮囑於你  
若你帶笑的歸來  
別忘記  
帶來一陣秋風的涼意給我

豈料你在偶陰偶晴的  
清明節的你的回來  
你的沉默  
想必隱藏著  
自己攜回的一片雨聲  
隔窗也可感到我的濕冷

(仍有那種雲想衣裳花想容的感覺嗎)

假如你我一般的心事難耐  
如流水開始  
一支獨唱的歌子  
一路唱 仍是繼續  
一路唱下去

## 憑窗偶記

遠  
遠  
遠  
飛來  
一隻  
螢火蟲

亮晶晶亮晶晶亮晶晶亮晶晶亮晶晶

整夜未眠的關係

清早起床  
我的呵欠頓成  
一個疲倦的



星期天  
家書不來  
長途電話不來  
我  
懶得洗牙掃髮坐廁讀報呢

## 觀畫

※記89年冬季中國哈爾濱之行※

茅戶近瀑泉  
我本淨心潔體分明  
奈何昨宵花積露重  
今晨總得帶點兒風塵的味道

喔喔黃雞三數 黑犬憩白石  
未見侍酒的髻童  
進酒的杯盞 帶溫的微醺  
搖扇散髮的怎是葉落的秋天

你說 山不怎樣的高  
水卻是好一大片流動的鄉愁了  
笛引蜻蜓瘦  
音送蝴蝶行

綠的可是當年河邊草的青青  
抬首遠覺樹深林淺  
幾欲就筆一詩一畫的  
唉唉再涉青樓的我

九一年五月寄自香港



# 蘭若作品

## 書回白河

死的意念是二十多年來的  
今天特別清晰  
天空是台北常有的灰  
——我心頭一貫的顏色  
飄幾絲細雨  
氣候從夏之極轉入寒冬

二八〇 高架橋  
士林福樂 交通車  
兩小時的課  
前十五分我教室  
——教室門鎖著  
研究所秘書請假  
理由：弟弟被誤殺  
社會版新聞一則

鈴響 十二點正  
交通車 士林福樂  
一客西班牙牛肉盅  
一盤花園沙拉  
一杯所有醫生都禁止的咖啡  
等  
一點半往淡水

狂風驟雨 滂沛  
疲倦決堤 洶湧  
午後是最佳時刻  
讓武嬰和學生  
齊化莊周蝴蝶

風雨不息。  
大同公司站。  
福利麵包。



兩瓶Perrier。  
Perrier + old scotch whisky  
是你愛喝的apéritif  
遂想起：

白河是否真白  
或只是黑的反義字？  
待我縱身躍入  
如躍人生之終點  
去擁抱死的千般溫柔

## 一直想

一直想  
寄一葉雲  
如寄一頁明信片  
將二十年的思念  
濃縮成一版圖畫  
——以細緻工筆  
描繪綿密的情意  
或用潑墨  
渲染渾厚的積愆  
貼一枚熾熱的郵票  
融自億萬唇印  
蓋一章淚珠錯落  
參差的郵戳  
再託付微風  
穿越時光隧道  
交與當年

寄自巴黎

# 方浪舟作品



## 風中，我的詩稿．．

我的筆剛剛記下  
藍天不拘束的雲朵  
地面映射陽光的草葉  
風啊，橫暴的風  
掠去我掌中的詩稿

風乾了多少年  
淚水還是盈盈欲滴  
未能將你淋濕  
橫暴的風  
用魔笛咒詛你的輕浮

我的詩稿飄在風中

風啊  
一下子否定轉晴的天氣  
走進飛沙走石裏  
為了找到你  
我注定要再一次憔悴

陸地遭受風的強暴而惊醒  
人們祈禱郁郁如林  
心中一次又一次構想  
如何築建一片片家園  
如何安放一顆顆心靈

風中，我的詩稿  
是凋零的葉子  
你在漂泊的生涯上  
再也不屬於哪一棵枯樹

## 今天你年老的時候

今天你年老的時候  
臉龐寫滿大大小小的括弧  
清晨你走到門前  
簇簇玫瑰將露珠抱在懷裏  
陪你一起迎接陽光

今天你年老的時候  
緩緩移動腳步進屋  
慢慢挪近椅子坐下  
輕柔的樂曲牽引你年少的身影  
無數風景從身後漂流過去  
而你猶在天涯，沒有確定的歸期

今天你年老的時候  
你的孤獨吸引一只貓兒  
貓兒蹲在你的跟前  
它仰視你端坐的眼神  
你微笑著  
說是貓兒也學會坐禪

今天你年老的時候  
憑窗遙望遠村屋頂的夕陽  
靜默如雷  
陽光見不到臥房中的伴侶  
在你失神很久的時候  
晚風將你搖醒



## 心事二三

### (一)

右手攜來一卷詩  
左手提著一瓶酒  
與你相約  
在橋上  
在夜色侵蝕的風裏  
閒話一些昨日  
然後又低嘆一些失落  
已算是對自己的  
惻惻的心事  
輕輕抹掉一些  
灰塵

在橋下  
一條黑色的河川  
惴惴流了多少年  
又翻滾過多少離亂的血淚  
且莫說從前  
因為我頭上的白髮  
就是浪跡天涯的腳印  
烽火已熄  
劫已消  
今天儂倅共對  
且把酒一盞  
灌醉所有蕭瑟的心事  
然後讓它飛舞  
於九天雲霄

### (二)

在一切蒼蒼白白的  
國家公墓

誰幹麼仍嚶泣著  
一九六八年與一九七五年間  
腥風血雨裏流行的  
那首冷絕的輓歌  
令人不期然顫悸  
令燒焦的舊創  
重新崩潰

悲憤和咆哮  
全給坦克部隊咄咄蹂躪  
最後，沉淪而化為一壘  
長長的悲咽  
每塊墓碑底下的軍魂  
也有前生未了的心事  
只是不知怎樣寫出來  
又不知怎樣寄出去  
一年復一年深埋在棺槨  
無可奈何  
他們的心事便枯萎成一片  
黑

九一年二月維州

## 少年的我

當年，在巴黎舉行和談  
南北代表第一回合交換政見  
我確實有一陣子的興奮  
跳蹦蹦、拍拍手  
眼前湧現一幕太平盛世  
年少所持的英氣漸次解封  
頭頂上的太陽  
熾熱的光輝彷彿已照出  
一條騰歡的路  
從北至南  
千里連結

北軍所施的緩兵之計  
準確而有效  
直至，戰果熟透的時候  
一城的石榴乍然爆裂  
眾臉在火中扭曲  
燒焦的屍體仍堅持一種膜拜的手勢  
而我，竟像一隻被燙得半死的寒鴉  
頹然且又落魄  
隱入煙波蕩蕩的歲月裏

飄

直至，巴黎和談變成聊天的茶會

九一年三月維州

## 心事二三

### (一)

右手攜來一卷詩  
左手提著一瓶酒  
與你相約  
在橋上  
在夜色侵蝕的風裏  
閒話一些昨日  
然後又低嘆一些失落  
已算是對自己的  
惻惻的心事  
輕輕抹掉一些  
灰塵

在橋下  
一條黑色的河川  
惴惴流了多少年  
又翻滾過多少離亂的血淚  
且莫說從前  
因為我頭上的白髮  
就是浪跡天涯的腳印  
烽火已熄  
劫已消  
今天儂倅共對  
且把酒一盞  
灌醉所有蕭瑟的心事  
然後讓它飛舞  
於九天雲霄

### (二)

在一切蒼蒼白白的  
國家公墓

誰幹麼仍嚶泣著  
一九六八年與一九七五年間  
腥風血雨裏流行的  
那首冷絕的輓歌  
令人不期然顫悸  
令燒焦的舊創  
重新崩潰

悲憤和咆哮  
全給坦克部隊咄咄蹂躪  
最後，沉淪而化為一壘  
長長的悲咽  
每塊墓碑底下的軍魂  
也有前生未了的心事  
只是不知怎樣寫出來  
又不知怎樣寄出去  
一年復一年深埋在棺槨  
無可奈何  
他們的心事便枯萎成一片  
黑

九一年二月維州

## 少年的我

當年，在巴黎舉行和談  
南北代表第一回合交換政見  
我確實有一陣子的興奮  
跳蹦蹦、拍拍手  
眼前湧現一幕太平盛世  
年少所持的英氣漸次解封  
頭頂上的太陽  
熾熱的光輝彷彿已照出  
一條騰歡的路  
從北至南  
千里連結

北軍所施的緩兵之計  
準確而有效  
直至，戰果熟透的時候  
一城的石榴乍然爆裂  
眾臉在火中扭曲  
燒焦的屍體仍堅持一種膜拜的手勢  
而我，竟像一隻被燙得半死的寒鴉  
頹然且又落魄  
隱入煙波蕩蕩的歲月裏

飄

直至，巴黎和談變成聊天的茶會

九一年三月維州

# 藥河作品

## 寫給女兒約媿讀的詩

### Peter Pan

彼德潘的衣服不是全綠的嗎？  
還有鞋子不過  
帽沿上的羽毛是白的  
小叮嚀不是透明點著燈的螢火嗎？  
灑上一點點她翅間的光粉  
閃閃眨眨  
你就可以星一樣飛行  
帶著爸爸  
爸爸帶著眼鏡  
帶著囡囡  
囡囡穿著花邊小圍裙  
別忘去地球儀  
團團轉著家鄉方向  
西貢窄窄的  
一條胡同  
下雨時 你說  
一條河  
唱軟軟的歌

### 單車

我小時候的城市  
有許許多多的單車  
單車也打著傘  
紅的綠的花的  
下雨了  
是一隊隊賽跑的小蘑菇

### 我的風箏

這兒的風箏  
跟我剪貼造的不一樣  
我的風箏  
長長手臂是機場上  
搖動的手  
向天空  
搖動呵搖動  
這兒的風箏也搖動  
天空  
總是不一樣

### 地球母親

地球母親  
我們都是你的孩子  
他是黑的  
你是紅的  
我是黃的  
他是白的  
大家都來  
放下手裏的武器  
他的大刀是葉子  
你的弓箭是樹枝  
我的長槍是花朵  
他的子彈是種籽  
都放在媽媽圓鼓鼓肚子裏  
這樣  
就有了森林  
森林有了風  
風有了麥子  
麥子有了麵包  
麵包有了鳥兒  
吱吱喳喳的鳥兒  
這樣  
就有了女孩子

九一年元月十二日  
加州·阿罕布拉

後記：八九年杪，約媿剛滿九歲，離開西貢來美，仍然斷斷續續寫讀華文，時時跟我提起故居和她的越南小朋友。最近也因中東緊張的影響，每每向我問及戰爭，揣摩她的心思寫成上述四首兒童詩，也當作她進修的華文教材。



# 斯冰作品

無

奈



上山不是回家  
松蔭冷冷而不是傘  
流雲歸向深谷  
每種觸及都歸向虛無  
因為。  
斜倚三十度草坪 幾許無奈  
我心境輕輕掠過

以主角的恣態  
思念總不分晨昏襲來  
為你落魄顛倒 為你情痴  
又幾分之幾你能感應？

下山覓不到回家的方向  
山路不許停留 噢，天！  
縱使你千萬柔情 再千萬  
怎解我 纏綿的無奈

九一年五月杪加州

## 情在星期一

真不該攜著思念上班  
你的影像明滅  
在筆尖 在電腦的暗藍幕上  
放肆佻脫  
而每次電話鈴響  
——又不是你  
我有十次以上的“oh, No!”  
心事 在沉沉沉沉

牢鎖你在思維  
你仍不羈  
突圍於心囚的疆界  
週期性地 準時如屋現  
凌亂顛倒我所有  
上班的星期一

九一年六月加州



# 「非馬作品」

非馬，台灣前[笠]詩社的重要詩人，現定居於美國伊利諾，著有[篤篤有聲的馬蹄]、[路]、[非馬集]等詩集。詩路獨特，犀利，簡明而具撼動力。他的詩短悍，但含意深沉，無論出以何種形式，都極具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及現代感。

## 他們用怪手挖樹



連根帶泥  
他們把樹一棵棵挖走  
使本來已夠暗淡的天空  
更加失眠

明天他們將在這塊草地上  
造一棟鋼筋水泥的大樓  
並且用閃閃爍爍的玻璃  
裝飾深沈空洞的眼穴

## 詩人的午寐

整個下午詩人躺在後院的樹蔭底下微閉雙眼  
紅紅的日影不知什麼時候已從他的一個眼角  
移到另一個眼角

半透明的夢裏他看到自己變成一隻蜜蜂  
在蔓生臉上的綠鬚叢中鑽進鑽出  
要為去夏發高燒的天空  
採集靈感寫一首清涼透頂的後現代詩

營營嗡嗡揮之不去  
(一個人如何擺脫夢中的自己?)  
當鄰居們冒藍煙的剪草機  
在籬笆外來回逡巡

## 唱反調的雪

小孩的心溫熱  
雪冷冰冰

小孩的臉通紅  
雪白茫茫

小孩的笑聲響亮  
雪靜悄悄

小孩的腳愛冒險  
雪卻把地面舖平  
讓清清楚楚的腳印  
永遠逃不出  
屋裏的小母親  
頻頻抬起的眼角

## 雪的變調

冬天為我們保暖，覆蓋  
大地以希望的雪....  
——艾略特：荒原

北風狂嘯的天空下  
赤裸的菩提樹  
夢想著絨毛輕柔

雪！雪！  
給我們雪！

北風狂嘯的天空下  
久久得不到溫暖的人們  
終於在眼底燃起  
熊熊怒火

血！血！  
給我們血！

## 古寒山的詩

0



### 中秋夜登山記

中秋佳節豐盈光臨  
胖了普瘦的月亮  
吳剛擊桂為樂  
嫦娥的舞姿影影綽綽  
我躡著月跡登上某一山巔  
高峰馴服腳下  
浮雲似僕繞我飄轉  
月輝鏗亮如銀  
如銀的月輝塑我成一柱峰尖  
側影射青松葉落枝斷  
一種情感滿足了缺憾的日子  
倏地 山下的雞鳴聲滔滔  
浪捲三陣風吹伐我  
我跌落村舍前 中秋月無影又無蹤



## 銀髮的詩

### 修車匠

半睡半醒  
我突然張開大口作無聲的  
獅吼  
欲把睡神嚇住  
腰骨格格地笑著  
懶神怔住

已經中午很久很久了  
我把早餐  
凍了的一杯咖啡  
當作午餐  
節儉  
有人說睡眠可以補償一餐的熱量消耗  
節儉 你就要多睡  
好把日子縮成短短的  
褲帶  
但我的血液需要運輸  
足夠的營養  
我未能長眠  
晚餐正在夜的長廊上  
等我

我趕快把路上剩餘的春天抓住  
偷偷放進  
修車箱 擺在路邊  
田園的欣欣向榮在其中  
超級市場的繽紛  
在其中

只需換個火嘴  
朋友 你就可以趕路  
發著機動車一屁股的濃煙幕上  
出現一行彩色字幕

我人生這列車的修理誰替

# 秋夢的詩

## 白 狐



(一)  
那夜的流螢  
在他髮上 巡回如篝火  
獵戶星落向荒原的  
背項 木葉和露水的  
悉索 馬蹄敲踢原始  
的回響

那夜 浪漫的  
月色洒落蛇衣上  
他是個穿蛇衣狩獵的少年

(二)  
一隻白狐 不經意的  
將影子投落一支箭身上  
然後 呵 它驚覺那是蛇  
也是蘋果 它想  
它想爬出伊甸園的禁牆

(三)  
那女孩是狐的化身  
她是雪

那少年是蛇的蛻形  
他是火

是月蝕  
在浪漫的風裏 吃著夜  
也吃著白天

是一株禁果的蠱惑  
一剎焚升的刺激 是火  
慢慢的溶解著雪

(四)  
燈亮時 酒都暖過  
一只高腳杯在她掌中  
擎起 晃蕩的琉璃  
晃蕩 眾多蝴蝶夫人的假面具

那是個化裝舞會

一美麗貴婦的素手  
在他掌中 另一隻  
在她扇上

他在華爾茲和杜松子的  
酒精中 旋著  
舞

(五)  
一張琴 她彈著  
彈著時間的步音

之後  
獵戶星再升起  
自那個盤古的夜  
她以一種拜月的跪立  
望著月亮逐漸失血

一張琴 她撫著  
撫著時間的尸衣

之後  
無月的夜  
幾斤風聲 像喪鐘  
沉重的捶敲  
她關閉的唇

(六)  
猶之箭的逼近 滿山  
的鳥鳴 在絡繹的  
馬蹄聲中  
隱去

一張野史  
乃一張狐皮  
他細心拾起 讀著  
然後  
停在那頁浪漫的  
狩獵季的夜

然後  
一種男高音 泅然升起  
自他眸中沸騰  
且唱成絕響

馬蹄聲漸漸  
遠  
去

# 新古典主義詩觀

藍海文

詩言志，所以真，最忌無病呻吟。

玩弄文字，以圖案標奇立異，扮鬼嚇人，以打知名度為目的的，是偽詩。

玩詩者，必心術不正，走火入魔，大者可稱詩魔，小者可稱詩鬼。

詩除了講技巧，還要講心法與詩品。

所謂[象徵]、所謂[朦朧]、所謂[超現實]、都不過是詩的一個屬性並非詩的全部。

中國的現代詩，無論什麼主義，終歸要腳踏實地地走向以詩為本位的、以民族為本位的[新古典主義]，愈是民族的，愈是能走進世界，愈具藝術的價值，愈是屹立不倒。

我們以[新古典主義]為現代詩安魂，新古典主義是現代詩的新精神，是五四以來新詩七十年的總結，也是一個新的起點，是中國現代詩走向藝術頂峰的健康的路向。

現代詩必須[歸宗]與[歸真]，[歸宗]與[歸真]是新古典主義的精神所在。

[歸宗]包含兩個內容：(一)回到詩的本位上來；(二)回到民族的本位上來。

[歸真]也包含著兩個內容：(一)回到藝術三要素[真善美]的[真]的位置上來；(二)回到[詩無邪]的位置上來。

回到詩的本位，詩就是詩，不是散文，不是圖案，不是古靈精怪。

回到民族的本位，就不會把別人的癩疽當作寶貝，就不會盲目崇洋，就能重建民族自尊心，就能重振民族精神。

從真出發，就不會有那些玩弄文字、標奇立異的偽詩。

能[發乎情，合乎理義]，就能端正詩風，歪詩、怪詩、淫詩、意識低下、賤格的詩，自然消聲匿跡。

詩風端正，有助於社會風氣的端正。

台灣詩壇的創作道路，看來頗為複雜，說穿了也不過是當時社會心態在詩壇上的一種反映。政治上的風雨飄搖，才有詩壇上的[東施效顰]，才有所謂[全盤西化]，說穿了不過是尋求精神上的一種擺脫，一種自我割斷民族臍帶的傾向而已。及至後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也便有了意識上的所謂[回歸]。

大陸詩壇的創作道路，何嘗不是另一種程度的重複。長期的閉關鎖國，才有開放後的[東施效顰]，所謂[全盤西化]，何嘗不是尋求精神上的一種擺脫，何嘗不是一種自我割斷民族臍帶的傾向。

新古典主義端正寫作的態度，純正詩風，有五大基本信條：

(一)詩言志；

(二)詩必言之有物；

(三)詩絕對可解；

(四)新古典主義用的是[軟典]，把硬典消化後，變成我們的血肉或骨路；

(五)內容決定形式，任何技巧都不能掩蓋詩的本質。

立意純正，感情純真，不弄虛作假，不無病呻吟，有話要說，才遣詞用句，運象抒情。

用象必須準確，否則拿一個象來，轉個彎，推出來的是[風]，轉個彎，推出來的是[馬]；再轉個彎，推出來的是[牛]。風馬牛所以不相及，所以讀不懂，所以不可解，皆因用象不準確的緣故。用象不準確，則是功力不夠，詩藝未精造成意象的混亂。

象的兌換，第一個象意猶未盡，換一個象來繼續說明。第二個象就有補充或加深的意義。第三、第四，甚或第五、第六個象，則是層層加深，有著進一步，再進一步，更進一步的深化或美化的意義。祇要用象準確，兌換準確，詩無不可解。

我們所用之典，有歷史的典，人物的典，文學的典和生活的典。如何援用，如何溶化，如何焊接，如何重鑄，如何轉化，但看需要，取之自然。

內容決定形式，新古典主義不存在形式問題。

正本清源，除了歪、怪、淫、邪、鄙、賤不入之外，新古典主義活在五千年的時光隧道之中，來去自如，天地無限深廣。

# 仲秋作品

## 六時十五分



窗簾一拉開  
陽光叫做攀緣莖  
纏住寢室大片地方  
又漸漸東移

每道向陽的鐵窗  
顯然鏽漬斑斑  
每個還睡眠惺忪的人  
卻已開始了  
一日之計

## 六時卅五分



有時神采奕奕  
只因昨夜曾睡了個好覺  
有時連連打瞌  
因為心  
絕非是  
歡悅之源  
有時百般無奈  
想起生活與矯飾  
如此形影

唯不變的是  
女兒此時和我一樣  
天天要經過  
去年才拓寬的  
某道大橋



## 七時廿五分

妻還賴在床上  
我所熟悉的  
十七年的睡姿  
懶備而撩人

美麗，是滿室風情萬種春色  
年華，在癡癡的歲月層層剝落  
女人一生  
榮寵或屈辱  
尊貴或卑微  
如是完美並存

妻仍賴在床上  
婚後十七年的青春  
像她每個心事重重的夢  
不知不覺  
流過另岸

## 九時零分

背上包袱的人  
個個強做精神抖擻  
開始重覆  
哲學上  
或經濟學上的  
思考

此時遊蕩的  
叫做荒誕不經的少年  
墮落的  
是一群才準備就寢的  
夜貓族  
不堪其苦的  
仍是各個指導交通  
腐蝕的號誌

九時零分  
每個人都各就其位  
卻賣力演活他人  
直到  
絲盡蠶亡

( 寄自台灣 )

# 遠方作品

## 停車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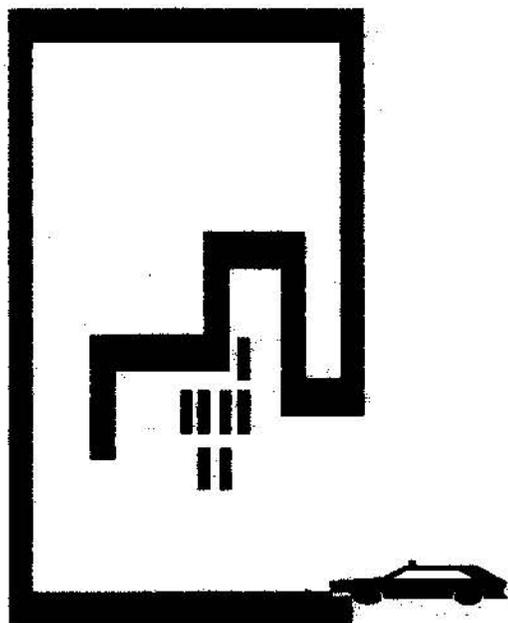
想當年  
列強覬覦  
各有說辭  
或實實在在  
或趁火打劫  
或冠冕堂皇  
如今  
勢力範圍已劃分停當  
就等著去佔領

## 背影

最是勢利  
我出頭露面  
披金戴銀  
風風光光  
你緊緊相隨寸步不離  
當我迷失於黑暗  
輾轉於病榻  
陪仆於道旁  
正需要溫情愛心時  
你在那裏

## 寄信

人有病  
在孤寂的逆旅  
一部白色救護車  
滿載兇險的病情  
呼嘯  
不去醫院  
要回家



## 憂天

據說也發破過  
祇是請了高明修補  
才得如今這樣圓滿周全  
這樣面面俱到玲瓏剔透  
甚至連想發一點感慨洩一連牢騷  
都無從下口  
卻又那麼自由散漫  
風花雪月喜怒哀樂  
我行我素從不與人商議  
甚至連大麻鴉片好運長久  
愛死病暢銷四海  
同性戀異軍突起  
也都成了自然而然  
或興之所至  
我倒希望天有漏洞  
好透一口氣  
或許有人能訂出幾條  
勸勸老天  
不要太過無政府主義

# 劍鳴作品

## 只有風吹過

### 靜悄悄的橄欖樹林

只有風輕輕吹過橄欖樹林  
怎樣才能在美好的大地上  
寫出一顆善良的心  
孩子 你在那裏  
快回家拿給我紙和筆

你看藍天在描摹著變幻的白雲  
碧綠的海在讀著她掌上的歸帆  
隱居林間的鷓鴣在啼喚著同伴  
一聲聲緊緊扣動著心弦

孩子 你在那裏  
這是我們曾嬉戲過的地方  
一叢叢綠油油的 閃亮的樹叢  
石碑上飄著的黃緞帶  
什麼也沒有  
只有風靜悄悄吹過橄欖樹林

九一年四月十九

## 假如

假如戰爭只是一場遊戲  
假如武器只是孩子們手上的玩具  
又假如現實裏的刀光劍影  
都是荷里活製作的廝殺，流血  
這個世界的笑語多過哭泣

假如人人能打破私心的牢鎖  
假如人人能有一雙不染色彩的眼睛  
這個世界就變得更臻美與晶瑩  
金髮，黑髮，棕髮....都能忘我  
為撐起明日富裕之傘工作

地球上再沒有貧窮，落後的陰影

假如星星之愛火能溶解仇恨的堅冰  
假如笑靨的薰風能把隔離的噩夢吹醒  
在黑暗又崎嶇的世路上  
我們在眾多不同中  
該有一份人類理想的認同

假如 假如不是假如  
現實不是夢

九一年五月十九稿六月廿四重修

## 寫給地球

昆蟲轉動著千萬只複眼  
花朵招展著萬紫千紅的旗  
魚兒善泳的鱗翅 鳥兒高飛的羽翼  
駱駝與仙人掌儲藏沙漠裏的甘露  
金黃的向日葵卻天天轉向溫暖它的太陽

蒲公英的羽毛傘載著子孫們遠颺  
盲目的蝙蝠張開雷達的覓食網  
螞蟻們蠕動小小觸鬚娓娓交談  
蜜蜂們利用磁場找出回家的方位  
琴鳥款款舞曲 孔雀屏開奪目  
世界充滿了神奇又不可思議

而我們站在自然智慧的峰巒  
用微笑來握手 還是拔出刀與槍  
用煙花去裝飾美麗的夜空  
還是用眩光四射的導彈去追尋死亡

宇宙有恆河沙數的星星  
卻只有 只有  
一個充滿了生命的地球！

九一年六月十九洛城

# 千瀑詩輯

## \* 椰青水，故鄉情

### 回鄉的人

那著陸的衝刺最是銷魂  
忘了滑翔是我的心  
在半懸的空中  
跟七上八落的雲一起悔恨

未敢轉頭窺探半掩的窗外  
為怕乍現的陽光  
一片一片  
全又是經年累月日日夜夜  
想完又想的夢幻

請勿笑我情懷似塵  
我是那最後一個  
遲遲不肯把安全扣鬆解的  
回鄉的人

九一年六月十七日堤岸

### 鐘 鳴

鐘鳴四下  
天怎麼還沒有亮呢？  
雖然，雞聲已一聲急似一聲，喚起往事  
如水，滄桑似夢  
而牆間角落，一團光暈裏  
那隻看來年邁的壁虎  
是不是就是當年和我一起伏案  
如今又一齊守夜的  
那一隻呢？

直到教堂熟悉的鐘聲  
連珠齊發  
我這才聽到  
歲月，原來又是多麼的陌生

九一年六月十八日堤岸

### 夜西貢



必定是誰多事  
引來一彎月色，驅散滿街人潮  
留下了夜西貢  
面對國會（註一）  
和REX似真疑假的繁華  
之間  
冷漠地沉思

穿過阮惠大道  
到白騰碼頭兜了一圈  
灰雨剛剛過去，夜風依依牽著（註二）  
許多年以前  
燻魷魚的香味

九龍看來很平靜  
帆船默默在星空下停泊（註三）  
彷彿也沒有什麼風險好說的  
再過去是車站空曠的那邊  
斜斜躺著  
幾許無家游民：  
你話昇平，我道滄桑

九一年六月廿一日堤岸

- 註一：解放後改為市立大戲院。  
註二：由於菲律賓火山爆發，並將所噴出的火山灰隨一股颱風吹送至越南，致使西貢（今胡志明市）及南部大部份地方在六月十六號的兩水中帶有很多白灰。隔天[解放日報]報導時喻之為[灰雨]。  
註三：[九龍]、[帆船]即[九龍酒店]、[帆船酒店]。

## 故居速寫

幾張舊桌  
數種閒愁  
牆老，漆落  
屋前巷後  
孩童不識歸人人情  
聲聲越僑  
將我奚落  
推窗，推窗  
看車來人往  
雨一陣，晴一陣  
早晨晚間  
是誰得得擊節(註)  
和著鐘聲幾起

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堤岸

註：[得得]乃指鐵匙敲擊木片所發出的聲響。越南堤岸街頭巷前的粉麵攤子，多遣派孩童沿家挨戶穿梭於巷弄之間，以鐵匙敲打木片，用以招徠生意。

## 一過新公路

一過新公路  
轉眼便到頭頓三岔口  
未聞稻香，但見黃塵滾滾  
誰用社會主義優越的刀斧  
開鑿經濟如開鑿  
一條崎嶇的山路  
一刀刀是那樣的苦，一錘錘是那樣的痛  
龍城吃罷荔枝  
乞丐蔓延至巴地  
窗外藍藍一灣逝水  
窗內我手執Camcorder  
將細沙和海水  
鄉愁和眼淚  
縮成  
小小一圈  
牢牢握在手裏

九一年六月廿六日堤岸

## 問流水

為什麼那駐足的少年  
彈指已成為白頭的故友  
眉梢額際  
為什麼左看右看  
像那面目全非的街巷  
又像痛苦的利刃，一刀深似一刀  
為什麼那流著的水，飄著的雲  
綠著的樹，樹上篩落的陽光和雨  
為什麼這一切都那樣疲倦不堪  
不是說人民已經翻身，經濟已經站穩  
美鈔以及回鄉的人  
如果這是原因甚麼樣的原因  
如果這是一個過程  
這過程何其殘忍  
西貢街頭睡著誰家的子民  
張開的口，為什麼說的總是離恨  
還有那兜售獎卷的小孩，為什麼  
走了一群，又來一群  
輕輕低問流水，流水水流不答  
原來流水也和我一樣  
皺著眉心  
一層，深似一層

九一年六月廿七日堤岸

## 看你

看你  
猛抽  
一支煙  
時光倒流成  
半杯清茶  
映照  
一冊文壇舊事

俱往矣  
輾轉酒殘詩老  
任野鴿南飛  
西去

十四年再見你  
苦笑  
搖頭  
抽一支英雄牌  
聽東去大江  
滔滔水流  
一口，接著一口

九一年六月廿八日堤岸



## 吃山竹

不忍把妳剝開  
怕剝開又紫又苦的皮  
看到妳  
冰雪聰明  
可憐的白玉

就算把妳剝開  
也不忍一口吞下  
那麼純淨的生命  
那麼好看的心靈  
卻裹以  
一層又苦又醜陋的皮  
教人生氣

九一年六月廿九日堤岸

編註：[山竹]，一種熱帶水果名。

## 何必挽留

星光黯黯的時候  
海水慢慢，浸到足踝的時候  
夜涼如水的時候  
便想起雲和海的歲月  
山的歲月  
那麼深，我照見你眼裏隱藏的牢獄  
激盪成忍俊不住的一句詩  
那麼沉，這濤聲不斷的夜曉  
遠行的人已經回來  
記否托夢觀音廟  
山上同看漁燈  
拾級而上那年那月那些人臉  
一彈指，剩下濤聲細細  
再彈指，白髮相約在何時？  
故人啊若是情懷似酒  
江湖路遠，千杯也能飲盡  
而大海，這大海  
當年既然淒涼把我放逐  
今日又何必依依將我挽留

九一年六月廿九日堤岸

## 椰青水

一杯椰青水  
可以解除  
十四年斷水的鄉愁麼？

水清而甜  
玉白而軟  
一杯椰青水  
就是這麼一杯椰青水吧  
教我從太平洋彼岸  
跑到太平洋此岸

但今天的椰青水  
又豈是當年的椰青水  
只有渴水的人  
才知道斷水的滋味  
這滋味  
一點一滴  
像變鹹了的椰青水  
像我的眼淚

九一年六月三十日堤岸

## 不題十四行

昨夜風雨，濕漉漉浸了一街  
到處是水塘  
左手鳴鳳，右手平仙  
嘈切切人潮和車輛  
摩托車單車以及舊三輪  
擋在垃圾成堆的新街市  
左轉折回鳴鳳市場  
瓜菜散了一地  
手裏挽的肩上挑的  
一籬籬一束束  
綠油油的薯菜  
彷彿依稀教我悠悠想起  
解放初年  
腐乳和辣椒的滋味

九一年七月一日堤岸

## 街頭即景

三兩麵包檔  
彩票五六檔  
咖啡店的矮凳連著  
早晚打著太陽傘的粉麵檔  
時而  
荔枝  
時而  
龍眼，時而  
榴槤暗香排排坐那樣  
一車車  
一罐罐  
一直坐到  
遠邊學生亂糟糟忙著回家  
那邊紅紅綠綠的花布  
跌滿陳興道  
一支汽油，危危然  
站在路口木無表情的看著  
流水也似的  
車來人往  
來不及定神忽地  
冒出一個老頭半拖半推  
趕著一車  
看來難以成材的木頭  
斡旋在沒有方向的  
十字路口  
而我夾在  
兩輛舊三輪之間  
左看  
右望  
手裏搖著摺扇  
一扇一扇  
扇著  
熱得要命的  
六月天

九一年七月三日堤岸

## 滿座相看

還是道地的33啤酒  
最好懷舊  
酒過一巡，便見  
志成的滔滔  
對著  
蓋斯的不絕  
深山多事  
撩起江南惻惻風雨(註)  
滿座相看  
英雄豈是不勝杯酒  
猛地明田遞來  
一杯半盞  
紅艷艷  
血淋淋  
的  
甚麼  
彷彿武俠情節郭靖一口  
咬住  
靈蛇的咽喉  
說  
這酒  
最助詩興  
難怪超虹笑得  
不知春歸第幾度  
我亦忘情  
鏡頭對了半天  
才想起  
忘了  
閉關

九一年七月三日堤岸

註：此處指[九十年代]六月號的一篇  
特稿[訪陳啓禮談江南案真相]。



徐正儉的詩



## 祭岳母

二月冰封 噩夢傳來  
我的淚水 飛洒如雪  
撥雪穿冰 跨越重洋  
我投入霧都——倫敦

緊攬著您僵冷的身軀  
我——已是啞不成聲  
一場戰火慘絕人寰 夫亡子散  
您和子女慘被分隔了四十五年

朝思暮想 愁腸寸斷  
骨肉離散始終未能團圓  
歷盡滄桑 撫大遺籬  
您挺直底背骨慘被生活壓成弧形

夜夜憑欄眺望那深邃的蒼穹  
您內疚遺憾自己愛護不週  
朝朝焚香向天地神佛祈禱  
望能有朝一日可彌補親情

曾幾何時 您感觸輕訴：  
[加拿大的雪太冷]  
[倫敦的霧太濃]  
[廣州的陽光最溫暖]

曾幾何時 您含淚說道：  
[我很想念兒女]！  
[我何時回到家鄉]？  
[我何日得償所願]？

來不及再等 再等——  
生命已到油盡燈滅的時分  
靈到死時絲方盡  
您到臨終響未消

抱一甕的骸灰  
我的心 在滴血  
哀哀的我踏上萬里長空  
要完成您生前唯一的心願

葉落歸根  
珠還合浦  
送您 回到白雲故鄉  
送您 回到兒女的身旁

生與死只隔一線  
重逢與永別竟同時刻降臨  
喊句蒼天啊！——  
對一個可憐人為什麼這般殘忍？

您生前見不到的骨肉子女  
此刻可否聽到他們在痛哭悽愴！  
他們的頭髮都已斑白了  
您是否還認得他們的音容？

祖祠已成廢墟一片  
您是否還認得那棵老榕樹？  
那口古井？那條溪流？  
而家鄉的父老們呢？——

我帶您回到——  
您來時的地方  
您帶我走遍——  
我從未見過的風光

賜我——以萬里長城 故宮 天安門  
以明十三陵 雍和宮的史蹟  
賞我——以頤和園 天壇 香山  
以北海公園 大鐘寺的秀色

此際；風雪已停  
焚香三炷 燃燭二支  
朝向蒼穹 三跪九叩  
祭您於天國之靈

可憐的岳母安息吧  
我要把您的故事永留詩章

九一年五月加拿大滿地可城

## 談當代西方的文學理論

◎劉耀中

### 前言

近年來西方文學理論很為複雜，而且已變成了一種專門學問，影響波及至台灣，台灣出版的雜誌如[當代]、[中國論壇]和已停刊了的[文星]，在過去的幾年間差不多每期皆有關於文學理論的文章，文學理論的演變已由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而產生了一種極為時髦的世界觀念；這就是[後現代主義]，在美國的大學中幾乎每一個教文學的老師，都要懂一點理論——Structuralism 結構主義、Deconstruction 解構主義和什麼叫做Post-Modernity 後現代思想，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才可使學生信服，有些吃香的文學理論大師的每年薪金竟高至十萬以上。

### 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來龍去脈

存在主義自從沙特去世後已不太吃香了，繼之乃李維史特羅斯的人類學結構主義。巴黎一個哲學大師M. Foucault 馮柯竟然利用結構主義方法來論權力與慾望，一時名聲大噪，人稱他的學術為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幾年前馮柯死於愛滋病，今天在巴黎執哲學和文藝理論牛耳的大師是一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猶太裔教授Jaques Derrida 雅克·德希達(1930年生)，執教於巴黎高級師範學院。德氏認為李維史特羅斯和馮柯的結構主義已達到白熱化，而結構主義的鼻祖榮格C.G. Jung的無意識心理學的結構仍然是模糊的，所以德希達要退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領域而採用另

一種戰略Strategy來搞哲學。他稱自己的方法為Deconstruction(解構主義)，大膽地提倡把哲學視為文學，而擬將西方哲學解構。

### 何謂解構主義

德希達的主要影響來自尼采、胡素爾(Husserl)的現象學和海德格爾(Heidegger)的存在主義與解釋學(Hermeneutics)。

因為德氏是法國知識份子，受法國傳統哲理思想的影響頗深，如笛卡兒、索緒爾(F. De Saussure)、卡繆、巴特(R. Barthes)；他們的哲學總是符號意義的追求和[我思故我在]的自我武斷態度。德希達和弗洛伊德在思想上有些緣份，因他兩人都是猶太裔，弗氏是在心理學上發現[無意識]的其中第一人，便以失言為證明。德氏認為西方思考太注重意識而不可能擺脫潛意識的支配，他接受了拉康(J. Lacan)的以語言為[無意識]的結構理論，欲打破例如近代語言學和記號學加上結構主義後能透過二元對立與意符旨的相互運用，但總是在意識範圍內的。不但不能達到巴特所說的經驗Jouissance(高潮，英文Orgasm)，反之，據保羅德曼Paul De Man的發現，上帝已經不在，作者的精神已上升到一個令人眩暈的高度；這就是解構理論說的[作者已死]出名的一句話。

意識乾燥則需要補充物，在這點，德希達的推論是帶著榮格心理學的色彩。德氏便借用猶太人神秘主義，以文字The Word 為支配榮格的[原型]心理學Archetypal Psychology，德氏稱之為

Logocentrism: 更進一步, 德氏謂西方文明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 而演成陽具崇拜。西方文明因此是以陽具為中心的發展, 他大膽地指控西方為Phallogocentrism, 此舉使學者們為之嘩然。解構主義就是要把西方文明削為以自我為中心的陽具崇拜。

## 輔體和主體的理論

以自我和陽具為中心的文字邏輯文學缺少了陰性。由於西方缺少了該方面, 榮格說是缺乏靈魂(Soul或曰Anima); 所以德希達提出陰性輔體才是主體(西方的婦女解放思想家特別喜歡該觀點)。[主體]需要[輔體]的補充才能完整, 這就是德希達的聞名[補充的邏輯]。所說女人就是真理Truth is a woman就是

## 解構主義語言學: 索緒爾和[延]與[異]

索緒爾認為語言的意義來自讀字的不同聲音而產生不同的意義, 例如:[敬]與[驚]、[人]與[仁]、[血]與[雪], 在英文內如Pen與Pin。Pen(筆)和Penis同音, 用筆寫作乃Phallogentric之舉動, 是以陽具(筆)為中心的。德氏發現意義的變化隨讀字時的發音不同而轉變, 所以英文字的[異](Difference)和[延](Defering)只有字音有些不同, 其實意義是相連的。因此, 作家或詩人寫下來的每一句皆有[延/異], 那是說作家寫作後, 一定要經過一些相當的時間, 讀者閱後, 也要相當的時間, 才可弄清楚作家的意思, 以免產生矛盾, 作家應在他的作品內進行兩方面的工作——那是結構和解構, 以免被文字所支配。這就是德希達聞名的解構主義。

## 作家要解剖自己的作品

德氏要求作家解剖自己的作品, 那

也是最痛苦的工作。德希達的名書Glas(暫譯為: 墓地鐘聲), 書內把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著作來比較法國的一位曾經是一個強盜和同性戀的作者, 名為Genet基尼的作品, 以此否定黑格爾的人格。德氏認為黑格爾比不上基尼, 德氏在另外一書[郵簡](Post Card)內把西方哲學, 從蘇格拉底至佛洛伊德加以解析, 在德氏的結論是認為全部西方思想的結構皆是以自戀和自我為中心的主義Phallogocentrism。德氏並否定了西方的敘述和形而上學。

## 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

解構主義帶來的後果是把現代主義化成了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後現代主義的大師有法國的李歐塔(J-F. Lyotard)、布希亞(J. Baudrillard)、德路斯(Deleuze)和英國的伊格頓(T. Eagleton)與美國的詹明遜(F. Jameson)多為法國一九六八年學運後崛起或被該運動影響的人物, 他們皆是左派人物。自從解構了西方文化之後, 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缺點是在一個無名的神旨下太過發揮生產力, 產生副作用, 社會財富太過不均也不公平。資本主義的彼岸, 共產主義也產生大同小異的社會現象——太過自由或專制皆影響法治。李歐塔寫了一部小書名為[後現代的社會]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引起不少爭執, 影響頗鉅。繼馬克思的[資本論]後, 尼采宣告西方文明破產以及上帝之死亡, 科技和工業之發展只助於模擬(Simulation)。布希亞認為美國就是這樣的文明: 相繼歐羅巴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向西部發展。他說美國人過於用勞力支配了世界, 他稱之為[過度的現實](Hyperreal)。美國發展的邊緣城市就是洛杉磯, 橫過太平洋則是中國大陸了, 布氏指出洛城乃一座過度現實的城市(The City of the Hyperreal), 在洛城什麼都是特大的, 地方也是特別廣闊的。華人在洛城似乎是演扮著中西文明摩擦的先鋒隊。

## 上帝已死、哲學已死、作者已死和文學已死

電視乃後現代的主要媒體，正如麥古里汗曾說過[傳媒即是訊息]，在大量生產和消費主義的社會中，訊息即是指揮，誰控制了媒體就是指揮者。無怪政府和學院皆以後現代主義和解構主義為洪水猛獸，非要批判和控制不可。在後現代眼內的世界已非有上帝哲學和文學的世界了。是一個多元、監獄、享樂消費、愛滋病、失業、無家可歸、富貧鬥爭時代。人降成一副戰爭機器，和遊牧民族的時代幾無分別。

## 作者再生

幾年前溥柯死於愛滋病、巴特已於1980年死去、解構的一個鼻祖保羅德曼曾在第二次大戰時與納粹黨合作，死後才被發現。一大堆他寫的反猶太人的文章，出版後，眾皆認為解構哲學含有希特勒主義，對德希達很為不利解構主義因此被指為顛覆分子，成為學院中的過街老鼠。最近，人問德希達關於他對德曼的意見和解構的前途，他幽默地答：[或者作者再生已有可能]。

## 輔體和主體

從上述的輔體和主體之間之由來，進一步看中西文化關係和海外華人的[異化]感，有大同小異之處。以我們民族精神為中心在西方如何生存，在思想上是矛盾的。但是我們能看到[延]與[異]之別，雖然人與社會的糾結往往是非常複雜的，很不容易看得清楚。中國文學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傳統，若我們能居高臨下宏觀世界上的一切，也許西方文學為輔體而中國文學則是主體。我相信中國的許多先哲，從理論到實踐是

非常豐富的，比西方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點我相信多數學者會看得越來越清楚。也許二十一世紀文學領先的會是中國文學呢！[新大陸]詩雙月刊的問世，給予好寫詩的華僑子弟很大的鼓舞。我們一方面研究西方的文學，一方面發揚文化。若能如此，則知己知彼，自然百戰百勝矣！

### 本文作者簡介：

劉耀中，生於1934年10月，美籍華裔學者，原廣東中山人。1958年畢業於南加大學土木工程系。現任職加州水源局，業餘研究西方哲學、藝術、宗教，用中英兩種文字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有其獨特的見解。近年來曾先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處講學。著有[榮格、弗洛伊德與藝術]一書，由北京新華書店發行。

## 詩 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來稿請以原稿紙繕寫清楚，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 陳方圓的詩

## 悼亡父

[我很累了!]您說  
然後挺起  
您久已未再挺起的胸膛

乾澀的臉孔  
瘦成一片青綠的澤原  
支支紅燭流淚  
往東去，風吹  
草動  
往西延伸  
西邊是極樂

再去，長長的天空  
軟軟的雲  
燃燒的香火  
燼化蒼涼歲月  
記起您以往怕冷的身軀  
如今是否耐得住此地的山風  
冷凜？

別再執拗，讓我點燃一盞長生燈  
帶您回去  
把生命還給大地  
把歲月延向永恆  
額際的紋路  
緩緩流過  
卻是條條河流  
滋潤澤世

[我很累了!]您說  
浮生一場夢  
一朝灑酒扔去  
只待塵埃落定  
落日輪迴轉接  
夕陽

西沉



九一年六月西柯汶納市

## 施漢威的詩

### 記取我們曾擁有的

——給千瀟

果子本青澀  
怎一下子竟變得圓熟  
原來一連串春風秋雨  
已經拂而過

鄉音沒改  
鬢毛未衰  
惟額前皺紋  
如何熨也熨不平  
年少十八廿二時  
最可愛的幼稚  
早飄零成纏綿歷史  
嵌進溼遠的年代

重逢，該是種意外的奢侈  
地點不在多霧的鐵塔  
雄偉的金門橋  
卻在孕育你成長  
親切的魚米之鄉

無須寒暄  
江湖不相忘  
乃心靈燦發的一盞光  
翻開舊事  
便讀出眾多已然陌生的笑意

聚散苦匆匆  
歡樂一如流雲  
挽不了 留不住  
只要曾經擁有  
何必密囑悵惘  
一瞬便即永恆

明日天涯  
緊記攜走續寫的這片清涼  
它會一直伸延滲向你生命的永遠

九一年六月廿八日

## 陳明孝的詩

### 鄉音三重奏

(1)

我驅舟歸去  
隱聽 一葉鏗然  
明櫺風送千音的親切  
乍然醒覺  
那是孩提熟悉的叮嚀

(2)

搖一櫓水聲  
是誰把夢殼挑破!?  
曾抹雨的手張開  
撈淙淙千發  
從河岸流經

(3)

撈淙淙千發  
從河岸流經  
誰竟然看到  
蘆荻也婆娑其中!?  
斜暉 霞光  
初華的投影是雪  
雪裏泛紅

九一年六月作品

後記：我回到闊別長久年月的家，聽到家人的談話鄉音濃重，倍覺親切而又似曾熟悉。賀知章說：[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不改鬢毛衰！]而我曾是人字飛行中迷途的孤雁，逝水流年的辛酸與坎坷使我把應懂的土話攔斷了，有感而作。

# 心水的詩

## 航海詩人

### ——給李國七

墨爾本港灣伸臂迎你  
 唯一用方塊字寫詩的靠岸者  
 相見時、著實驚異於你之瘦黑  
 你之長髮你之年青，驚起市廣場  
 白白的群鷗，黃昏後  
 隨你爬上高高高高的巨輪  
 我心悸於海的神秘  
 忘了你是個抱海的幻夢者  
 曾經我日夜在風浪裏嘔吐  
 你卻織夢想念小小的情人  
 船長不知水手們肯定不知道  
 貨輪機房維修工程師是令海天  
 仰慕的詩人，岸在天涯  
 岸在海角，港灣在你心裏  
 詩卻在你指尖隨波濤的節奏流瀉  
 風過處，貨輪的笛號哀鳴  
 墨爾本滿街白白的海鷗私語著  
 誰也記不起李國七去年來過  
 江湖早已相忘，何況你我

後記：去年馬來西亞年青詩人李國七乘貨輪至墨市，電約相見，慢步廣場，我再約方渡舟共赴港灣巨輪上，皆好奇於國七航海經驗，別後音訊全無，今收詩雙月刊九期讀其詩，念念遂成詩。

九一年三月墨爾本



# 瑩瀛的詩

## 童真



十二歲的化粧品  
 十三歲的海洛英  
 十四歲的中學媽咪  
 十五歲的離家率  
 十六歲的感化院  
 童真？在虛渺中

## 修禪



一個姿態  
 閉目靜坐  
 柔柔的吐  
 輕輕的納  
 澄清思慮  
 摒除渴念  
 尋求——  
 新的另一個境界  
 真的另一個我

九一年七月溫城

# 陳銘華詩抄

## 夢在西貢

### 一． 蝠身寸

究竟有沒有鐘聲  
經過化道院  
驚見黑夜展翅  
一頭栽進荒唐的舞池  
瞞住了那公安般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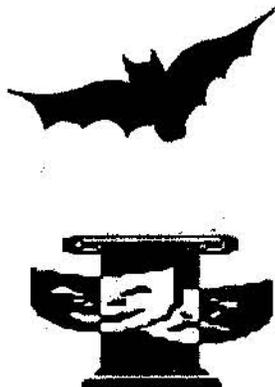
### 二． 暗流

燈紅得眩目，像烽火  
酒綠得暈頭，像死血  
懷裏女人的故事斷斷續續  
曖昧的手摸到窗口  
伸出去，好深好長的  
天空呵！沒有戒嚴

### 三． 突圍

天花板上一個破洞  
誰要來偷窺  
攻城時隱秘的隧道  
從高峰通向峽谷  
兵分三路，風泣草淚  
將軍顧不得虎步  
卅前夕早已丟甲棄盔

九一年六月廿三日洛城



## 獨立日感言

星太疏遠也佔三分  
雲太懶散也踞七分  
可是天空太窄了？  
再沒有餘地容身

樹在路邊伸枝  
果實在枝間顫動  
可是天空太高了！  
自由原來只是一隻鳥

飛呀飛  
四顧井然有序  
回首無依無靠

九一年七月四日洛城

## 廠的老工人

有一天我也這樣老去  
螢光幕上顛巍巍的數字正好見證  
線路圖和皺紋一樣複雜而難解  
軟體硬體與不煙不酒的肝膽相照  
上班下班的時間愈來愈昂貴  
黑髮變白白髮變禿已經多年了  
當時福特昂然開進停車場  
如今又從停車場蹣跚開出  
這種最有剩餘價值的代步工具  
只適宜載著夢回家  
所有光榮的留給那些年輕的豐田  
將青春掛入電腦來慢慢計量

九一年七月十一日洛城

陳本銘的詩

## 對飲與患



滋一聲手指捺入江河

河黃竟如故鄉濁水  
在電視某一頻道裏  
團團吞喚莊稼、工廠  
且以其餐刀  
分割土地為塊塊肉食

如酒之入肺腑  
那些氾濫直如幾罐Budweiser  
沿著腸道迴轉騰升  
就在你覺著的  
像蟻的人民又像  
魚  
栖惶於泱泱何其闊大的砧板上  
當兒  
決堤自眼眶  
滋一聲迸出微澀酒意

後記：新聞媒體連日報導大陸水災的嚴重情況。長江流域一帶因豪雨造成洪洪水氾濫，已蔓延至十八省市。疫病在災區猖獗流行，初步估計有近二千人死亡，農作物與財產損失慘重。中國人民世代以來一直在天災人禍之中掙扎生存，也只有他們才透澈知道天患人患何者孰重！

九一年七月廿日加州阿罕布拉市

# 長河的詩

## 禹 說

坦克輾入地層  
步步壓逼，壓逼……

沖破一潭沉鬱濁重  
你終於滔滔大怒了  
挺起嶽聳的胸膛  
揮舞電張的雙臂  
村莊一夜浮腫，魔鬼再次魚龍  
玉石俱沸騰飛昇

洗得盡血腥和恥辱麼？洗淨的  
怕是我當年的灰髯  
竟已收束不住  
波濤！若仍找不到岸，請揮軍  
攻向後人供奉的我的廟

自從傳子我便高高在上  
我是罪有應得的……

九一年七月廿八日洛城

## 編後隨筆

※中國大陸洪水為患，本刊同人內部已籌得若干捐款，並決定提前推出第五期，希望隨著新大陸的出版，能得到愛護本刊的讀者熱烈響應，本刊在收到款項之後，將於下期出版前集中一起交與中國救災機構，賑災款項還望本刊通訊處代轉。

※因為提前出版的原因，一些遲來的稿件只能留待下期，又[對飲與患]和[禹說]兩詩收到時，全部稿件都已付梓，因其時間性乃破格刊於封底，未及列入目錄。

※本期收到東美著名詩人非馬先生、以及停筆已一十五年的前越華詩人仲秋先生的詩作，本刊除特別感到高興外，並希望能進一步推廣。

※本刊編委千瀑上月前往其魂夢相牽的越南，有組詩[椰青水，故鄉情]，特組成詩輯在今期發表。

※本期劉耀中先生和藍海文先生的文章，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有關文學和詩的觀點，有些當然也是本刊所贊同的，但並不代表本刊立場。讀者若有不同意見，歡迎來稿討論。

※本期收到加拿大徐正儉先生五十美元的資助，特此致謝！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 91803  
U.S.A

NO. 5 AUG/1991

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五期

美國加州洛杉磯